

貢少芹廻白山林少

贊善司員外郎王氏子也。少孤，家貧，好學，善詩文。嘉慶丙子年中進士，官至刑部員外郎。



鸳鸯蝴蝶派艳情名著系列

鸳 鸯 梦

贡少芹 著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京]新登字 184 号

责任编辑:柯 度

封面设计:肖 海

责任印制:金 文

DK/00/21

鸳 鸯 梦

董少芹 著

※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白石桥路 27 号)

(邮政编码:100081 电话:8420077-2447)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国防大学第二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7.75 印张 180 千字

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ISBN7-81001-619-9/I·70

定价:5.80 元

(凡中央民院版图书有漏印、缺页、错装者,本社负责调换)

《鸳鸯蝴蝶派艳情名著系列》

编 委 会

主 编	张 荑	周 天
编 委	张 荑	秦 一 夫
	梁若冰	李 丘

序 一

夫情也者，发乎性，中乎礼者也。故推情即可以见性，抑能好礼，乃可以言情。情之为用大矣哉！

蒋生以不羁之才，目空一世，几疑粉妆绣幕中，俱同此盐姆姹女也。乃湖山面试，闺阁投诚，篱畔联吟，柏舟矢志不诚令才人气短耶！何其情之不能自禁也？然使当日所遇，不有柔玉之贞静，碧烟之艰苦，则一部若大书，不将为狎亵传乎？人但知《鸳鸯梦》为“稗官小说”，而不知隐有人情世风在。即如杨藏二人，一则挟势求义；一则闭门拒宾。迨夫春风送暖，喜溢门楣，忽焉而嘉礼盈庭，忽焉而明珠入逃，核其情之反覆可知！孰意三两奸猾辈，操其幻术，既愚其主，复侮其仆，世风诈伪，不尤甚乎？

谚云：“家无浪荡子，不知门外事。”然则是书也，谓为齐之南北史可；谓为晋之乘楚之梼杌，亦无不可！

民国元年清和月上浣浪迹生题于淞滨草堂

序二

《鸳鸯梦》一书，虽为叙述才子佳人之奇遇，其间亦含有人情世态；并将男女诸性情，曲尽以“文学”描写，“诗词”借托。

如蒋生之与柔玉者，一为旷世才子，一为绝代佳人，发乎情，止乎礼，实乃青年男女，难能可贵之结合，宜乎为书中之主人翁也！至若张顾二生；与夫秋蟾、碧烟、韩香诸人，或依其明光，以瞻马首，或抑其贤德，以步后尘，璧合珠联，人品亦甚伟大。他如杨臧、邦脱，势利奸猾辈，可谓现代社会之写真。世道人心，可不慎耶？！虽然蒋生尚属士林中之幸运儿也！古今怀才不遇，迭遭坎坷者，不将谓天之待人，何厚于此，而薄彼耶？！是为序。

民国二十三年春寄萍识于春申客次

目 录

序一	(1)
序二	(2)
第一回 灵隐寺禅僧贻宝训 莘萝山蝴蝶作冰人	(1)
第二回 华柔玉命题亲考试 蒋青岩出像拟娇娆	(15)
第三回 认姑娘中堂叙旧 因表侄东院留宾	(29)
第四回 楼下潜身听私语 灯前遣闷谱琵琶	(43)
第五回 假女婿成真女婿 恶姻缘变好姻缘	(56)
第六回 小姐防嫌托心腹 韩香缝隙换诗词	(70)
第七回 摆权臣竟遭枉祸 喻佳婿同上长安	(84)
第八回 李半仙灯下说因由 蒋青岩途中遇神骗	(97)
第九回 赠寒衣义女偷情 看花灯佳人密约	(112)

第十回	蒋青岩坚辞坦腹 袁太守强责乘龙	(129)
第十一回	柳碧烟扫雪吟诗 蒋青岩挑灯说誓	(144)
第十二回	李半仙把酒谈朝政 杨越公扶病受佳人	(159)
第十三回	三才子同登鼎甲 众佳人共赏荷花	(174)
第十四回	泥金报三捷临门 缙春楼双珠入手	(188)
第十五回	华小姐催赴扬州约 袁太守重责状元郎	(204)
第十六回	六美共归金马客 三贤同隐萃萝山	(220)

第一回 灵隐寺禅僧贻宝训 苕萝山蝴蝶作冰人

词曰：“醉春风”世事伤心甚，天公难借问。奇才不值半文钱，困困困！检遗闻，忽惊佳遇，试编新听，富贵今非命，成败何须论？怨春长，莫向花前，恨恨恨！当日隋皇，后来唐主，异时间尽！

话说隋朝仁寿年间，江南府有一秀士，姓蒋名岩，表字青岩。父亲蒋国士，曾为陈朝大司马，隋文帝屡辟不起，移家西子湖畔，邱壑自娱，竟以寿终。母亲叶氏，相继而卒。单生青岩一人，这蒋青岩临生之夜，蒋夫人梦孔子抱送。因此，这青岩生得身长七尺，美如冠玉，倜傥风流，聪明绝世。真个一目能观十行，子史经书，般般精熟；诗词歌赋，件件惊人。正是：才如子建人难及，貌过潘安世莫双。

这蒋青岩每入城市，那些人就如墙似壁，挨挤不通，都来观看，人人称羡，个个惊骇，都道是神仙谪世。便是青岩也顾影自爱，想着自己才品不群，立志要做个世上第一等的人。当念他父亲曾受陈朝大恩，虽不能杀身报国，却也不曾屈膝二朝，因此青岩也敬守父志，无意功名。终日与二三好友，讲究古今，

读书学道，不求闻达。且他父亲在生，为官清正，所遗的家业，也不算十分富厚。家人仆妇，足俱使唤，在蒋青岩也不为不足。

只有一件；他年已二十，尚未娶妻。这杭城的乡绅大族，都要将女儿嫁他，情愿厚赔妆奁，只要图他这个“乘龙佳婿”，众媒人络绎不绝的，反过来求着蒋青岩。怎奈蒋青岩只是不允，向那众媒人说道：“你们众人不必常来烦琐，料这些粉妆细帛，俗女凡胎，那里是我蒋青岩的封匹！则除非是色如西子，才似文姬，德比孟光的，方才可允。”

众媒人闻言，胸中暗想道：“题目虽难，只是蒋相公这样有品，也须是西子王嫱，才配得他过。”众媒人从此不复再来，蒋青岩也全不以此为念。

一日，正值三月初旬，天气晴和，柳肥花绽，不觉动了游春之兴。写了两个简帖儿，唤过随身一个书童，唤做伴云的，来到跟前，吩咐道：

“你可速将这两个简帖，送到城内张顾二位相公处，说我在家专候，即来回报。”伴云领命前去。

却说那张顾二人，一个是张吏部之子，名平字澄江，一个是顾司徒之子，名成龙字跃仙。这两人都是文章魁首，风雅班头，青年妙品，也都未曾娶妻，与蒋青岩为八拜之交，心同道合。

这日，他两人都在家里，见守门人传进蒋青岩的帖子，两处都唤肩兴，前后到来。蒋青岩立在门外迎住，三人携手，同到内书房中坐下。

伴云忙去捧茶，蒋青岩向张澄江、顾跃仙说道：“连日春光明媚，湖山可人，两兄何以不一见顾？”

张澄江答道：“连日因老母抱恙，不敢少离，今日小安，正欲过访，而尊简适至，别无他故！”

蒋青岩道：“小弟不知老伯母贵体欠和，有失问安，不知跃仙兄，亦有何事？”

顾跃仙道：“小弟连日检点先君遗稿，发刻编次方完，正欲拜求大序，以光卷首。”

蒋青岩道：“老伯生前功业文章，素为海内推服，亟宜付梓，以为后辈典型，兼见吾兄大孝，此举甚当。拙序义不容辞，但恐后生才浅，不免佛头着粪之诮。”

三人说了一会，蒋青岩道：“今日天气甚佳，小弟已备下一樽，与两兄同游韬光、灵隐，一览花柳之盛。晚间，便宿小斋，同过湖心亭，看月何如？”

张澄江和顾跃仙连声答道：“使得！使得！自来我杭人游湖，多是白昼，从不曾月下领略。”

蒋青岩道：“两兄不知那月下湖光的妙处，真个难以形容！”

于今且去游山，到晚间试看便知。”

正说间，伴云走来禀道：“轿已齐备，席酒已先去了，请相公起身。”

蒋青岩闻言，便同张澄江、顾跃仙，一齐到门外上轿。

三乘轿子，缓缓而行，只见那一路上“游人如蚁，车马成行，肩垂花为，水绿山青”好生可爱！有诗为证：

柳肥花绽暮春天，桃绿山满青目前！

今古游人将不去，年年载酒水山颠。

三乘轿子行不多时，已望见灵隐，一齐下轿，携手而行。但见那些游女如云，一个个下了轿子，杂在男子队里游玩。这蒋青岩、张澄江、顾跃仙三人，看那些妇女，都是粉妆脂抹的物事，绝无一个入得他三人的眼目。

他三人同到冷泉亭上坐了一回，又到飞来峰下游玩半晌，穿了一回洞，然后才进灵隐寺中去随喜。

这年，寺中到了一位善知识，唤做自观和尚在寺内谈禅，因此比往年更觉热闹。蒋青岩等三人素厌和尚，怕去相见，只就在大殿上随喜了一会，便从后路竟往韬光而来。未至半山，早见众家人拣了一块平地面，铺下一块毡子，摆了酒肴。见蒋青岩到了，一齐垂手侧立。张澄江道：“我们既要登顶，何不竟把酒席移到山顶上去？”

蒋青岩道：“小弟愚意，也是如此！”忙吩咐家童移席山上。他同了张澄江、顾跃仙随后缓缓而上。一步一步，来到韬光绝顶。此时日已过午，三人俯仰四顾，只见天无片云，空翠欲滴，青山万叠，古木千嶂，真有“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之势。这韬光顶上，还有一件大观，顾跃仙用手指着，向蒋青岩、张澄江二人道：“二位兄长，你看那绿沉沉的是潮，黄滚滚的是江，白茫茫的是海，那江湖之间，人烟攘攘的，一个大圈子，便是杭城，真好大观也！”

蒋青岩和张澄江三人看了一会，都道壮哉壮哉！如此好光景，应赋一诗，庶不负此游，若默默而归，岂不令山灵笑人乎？顾跃仙便向蒋青岩道：“今日吾兄是主人，就请吾兄限韵。”

蒋青岩道：“眼前光景佳甚，若限韵拘体，便受其缚，这都是近日那些读日记故事的人，与‘山人词客’出丑的圈子，我们还是任情纵笔为妙！”

张澄江、顾跃仙即道：“此论最是。”蒋青岩便吩咐家人，将樽前一个罚杯，满筛一杯。张澄江和顾跃仙都道：“如此酒寒而诗不成者，罚跪饮三大杯。”

说罢，三人或仰面，或俯视，或举杯不语。不半时蒋青岩唤伴云，取随身纸笔过来。那伴云忙去取过一个拜盒，安在毡上，取出端砚紫颖、古墨名笺，摆得停停当当。

蒋青岩不慌不忙，展开笺纸，提起笔来写上一首诗道：

春日携手上韶光，仰探虚空俯大荒。

半调西湖翠以黛，无边东海浴扶桑。

人烟城郭团团裹，江水鱼龙森森长。

多少兴亡多少恨？一杯同与吊斜阳。

蒋青岩写罢，随后便是顾跃仙接过笔去，写诗一首道：

绝顶天文细，低头海气浮。

江声流日夜，湖水历春秋。

共此一樽酒，真同万里游。

杭城刚片土，仿佛系孤舟。

顾跃仙刚刚写完，张澄江的诗也做完了。提笔写来，一首绝句道：

江流一线海茫茫，潮水西来落日黄。

报道潮中歌舞歇，几多车马入钱塘？

三人做罢，一齐拿到博前，大家轮看，互相赞赏。蒋青岩命伴云，试那杯中酒气尚温，笑道：

“我辈虽不与曹家郎同时，令彼一步，独得千古”。三人大笑。

张澄江道：“只小弟这二十八字，太讨便宜了！”

顾跃仙道：“不朽之句，正不在多。”

三人又痛饮了一回，然后携手下山，仍从灵隐旧路而回。刚到山门，只见一个小沙弥前来迎住道：“老和尚知三位居士解渴消烦，遣小僧在此迎候，请到方丈一叙。”

蒋青岩闻言，向张澄江和顾跃仙笑道：

“那自观和尚想亦是趣人，我们同进去会他如何？”

张澄江和顾跃仙依言，一齐同了那沙弥，来到方丈门首。那小沙弥先进去启过那自观和尚，然后蒋青岩等三人才同进方丈，且看那和尚，怎生模样：

褊袒右肩，双瞳如电，须眉似雪，稳坐蒲团，棱棱头骨如拳，隐隐毫光满面，若非罗汉转生，定是菩萨出现。

蒋青岩、张澄江、顾跃仙，齐向自观和尚作礼，自观和尚立起身，打了一恭问讯，笑嘻嘻道：

“居士们好潇洒也！老僧备下一瓶苦茶，要与三位居士润润诗肠，清清醉眼。”

吩咐沙弥筛了三杯茶。送到蒋青岩和张澄江、顾跃仙三人手中，三人吃罢，似觉口舌生香，眼清神爽。将先前的酒气，都消归大海中去了。自观和尚问他三人的出处行藏，张澄江和顾跃仙二人大略说了几句，只有蒋青岩长叹不语。自观和尚笑道：

“居士心中敢是有甚不足处么？老僧已看破多时了。居士岂不知那龙逢比干一堆荒草，伯夷叔齐两个饿夫？便是那秦王汉

代至今又是几席兴亡了，这段公案，且须放过一边。于今老僧有个商量，却非老僧杜撰，本是三位居士的前数，老僧写得明白，封在此间，三位居士带回去，细细观看，此乃前半段的事，件件都在上面，后半段，却由得居士们自家主张了。”

说罢，自观和尚便向袖中取出一个封儿，封得十分坚固，递与蒋青岩收了。蒋青岩见自观和尚语言不凡，相貌奇异，料其中必有缘故。也不好当面启拆，三人作谢而别。小沙弥送他三人到方丈门外，拱手道：

“小僧不及远送了，封内事，居士们必须要及早求谋，休辜负了老僧这段婆心！”

三人唯唯而别。此时日已西沉，蒋青岩等三人，因那封儿都怀了一肚猜疑，要拆开看看，又因途中不便，只得上轿回家，到了家中，已是上灯时光了。蒋青岩亦不待吃茶，忙忙吩咐上出灯来，取出封儿，同张澄江、顾跃仙等开拆，拆了两层纸，里面才出一个柬帖儿来，蒋青岩取出那帖儿看时，上面却是一处四言八句的诗，那说道：

三凤东飞，皆得其凰。恶气吹水，散我鸳行！

奋身而前，头角庙廊。破镜重圆，明月辉光。

蒋青岩和张澄江、顾跃仙三人，都理会不出。蒋青岩道：“这头两句像是讽我婚姻之事，东飞是要我们东去。后六句

却难解释。”

张澄江道：“小弟数日内，正要拉两兄同渡钱塘，共游东浙，访山阴之胜迹。今日看来，正合了这个东字，何不明日即便起身试走一遭，兄意何如？”

蒋青岩和顾跃仙都喜道：“弟辈亦有此兴久矣！倘得吾兄相携，诚为快事，明早各去束装，午间便渡江如何？”

三人商议已定，蒋青岩吩咐家中，安排酒肴，送在湖船上看月。正说间，乌云陡起，雷雨交作。蒋青岩向张澄江、顾跃仙叹道：

“天道莫测，即一饮一酌皆不可预定，古人云：‘行乐当及时。’此语良可念哉！”

张澄江和顾跃仙两人为之浩叹。蒋青岩便教把酒席，摆在厅上，三人同饮。饮至二鼓三人同榻而卧。

次日黎明，张澄江、顾跃仙二人各自回家，收拾行李，午饭后，蒋青岩和顾跃仙都到了张家，各带两三个家人书童，押了行李，一同出城，上了渡船。这日风顺，不上一餐饭时，已到萧山县。

次日，起早到绍兴城外，就当下在城外觅了一所洁净僧房住下。蒋青岩和张澄江、顾跃仙议定，先游会稽，隔夜吩咐家人催下三乘轿、三头驴，会稽是海内名山，奇秀甲天下，道书